

于晓峰◎著

诠释的张力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于晓峰◎著

诠释的张力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诠释的张力：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研究 / 于晓峰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 - 7 - 305 - 07497 - 4

I. ①诠… II. ①于… III. ①埃科, U. —解释学—思想评论 IV. ①B0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368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诠释的张力——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研究

著 者 于晓峰

责任编辑 董 颖 芮逸敏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2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1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7497 - 4

定 价 31.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六月的北方,也许还有几分清凉,但在岭南,却已是暑天。暑热中,于晓峰衣衫半湿,匆匆走进我的办公室。博士研究生读书的几年时间里,每次见他,差不多都是这种行色匆匆的样子。这次他送来的则是刚完成的书稿——《诠释的张力——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研究》。这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深入拓展、数易其稿的研究成果,较之于博士论文已面目大变。翻看书稿,我感到欣慰。

大凡了解近些年博士研究培养情况的都清楚,尽管一些富有创新意义和价值的论文迭有出现,但“选题困局”的现象亦然存在:在学生,时时有“山穷水尽”的苦恼;在导师,每每有“黔驴技穷”的尴尬。这其中到底是我们研究生培养的体制、机制存在问题,还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理念和导向发生了偏移?人们一直都在寻思,并试图求解。

于晓峰最初的研究选题是想做文化诗学(或文化审美)研究。在我的建议下,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这一选题太过庞杂。与其做一个难以驾驭、大而无当的题目,不如带着问题,选题适中,有限突破。基于诠释学研究的现实基础,最后确定了以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他不仅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扩展,最终形成了这本论著。

认真说来,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研究也不是一枚好啃的果子。诚如于晓峰在其论著中所说,“诠释无处不在,埃科也是如此。”这

一说法告诉了我们两个基本的实事：“诠释”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现象与批评实践行为的普遍性，和埃科作为诠释学理论大师的公众性。对一个被人广泛关注的话题，和对一位学界公认的理论大师，作出“诠释”，并非易事。他必须在可能与限制、无限与有限之间，找到“诠释”的平衡点。

于晓峰的论著立足于现有的研究实践，对埃科文本诠释理论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讨论。通过探寻这一理论的思想渊源，梳理了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与意大利美学传统、乔伊斯诗学的学术关联。论文从文本诠释的开放性、文本诠释主体的规定性，以及文本诠释理论的限制性诸方面，讨论了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贡献和意义。

于晓峰将“调停与综合”视为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根本精神和总体特征”，这一归纳我认为是准确的，合适的。在我看来，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最大贡献和意义在于：他指出了诠释的无限性（可能），又指出了诠释的有限性（限制）；他倡导诠释要“有所作为”，但又反对诠释“胆大妄为”，让诠释在一种理想状态下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由此可见，埃科也实为不易。他是在一种两难状态下，在进行着诠释理论的建设，既想为诠释理论张目，释放其巨大的潜在能量；又怕稍有不慎，放出的这只“老虎”伤了他者。于此，也可见出埃科作为大师的严谨风范。

文本诠释的开放性，是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基础和前提。埃科开放作品的理论以对读者作用的重视，开接受美学的风气之先。在结构主义看来，作品一旦完成就具有固定的结构和确定的性质，文本是一个客观自足体。不同于此，埃科从帕莱松的诠释理论出发，提出开放作品的诗学：即读者的积极参与是文本意义实现的先决条件。文本既是确定的，因为它是完成了的作品；同

时又是开放的,因为它不可能只有一种唯一或不可替代的诠释,而是有着无穷诠释的可能性。为了理想、有效的诠释文本,埃科对文本诠释主体进行了规范和设计,提出了“标准作者”、“经验作者”、“标准读者”、“经验读者”等概念加以限制。在埃科看来,无论何种诠释,都有其历史维度和语境的限制,否则,就有可能是痴人梦话,过度诠释。

过度诠释是因为诠释者过度自负、自信,这同读者反应理论和解构理论过分推崇读者的能动作用、任意诠释和游戏文本的主张相关。埃科深为此忧,为此,埃科提出“文本意图”、“诠释标准”等理论,试图对文本诠释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埃科认为根据一定的诠释标准,任何诠释必须是立足于文本及文本意图,文本意义产生于作者、文本和读者的互动过程中。诠释必须考量文本意图和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和冲突,任何偏向其中一维的做法都有可能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悖离诠释者的初衷。

埃科作为诠释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意义还在于,他不是“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他是一位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作为一位小说家,埃科有意或无意地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运用诠释理论,或将诠释理论渗融于小说创作。同时,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埃科不是一位“技术主义者”——对于埃科来说,理论不仅是一种学术操练的方法,而且是一种体验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埃科不仅注目于“文本”,而且同时注目于作为“文本”的世界或社会,他对新先锋运动、大众传播与大众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文化现象投以的关注,以及所进行的诠释和论述,体现了一个人文学者的入世精神与人间情怀。

于晓峰的研究选题确定之后,我曾提醒他:作为对一个理论大家的研究,这样的题目应当特别用心,力求“有所创见”,否则则

易给人以“述而不作”之感。为此,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也可说是我的三点希望:一是对于埃科诠释理论学术积累的广度,即要留意和发现别人尚未涉及的领域;二是埃科诠释理论同其他相关理论的关联性,即在同他人和其他理论的比较中,见其深意;三是同中国当下的文艺、文化实践的联系,即埃科理论的现实意义。于晓峰勉力精进,上述三点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创获。但由于学养和时间等诸多原因,论著自然未能尽善,缺憾只有留诸来日补救。

晓峰为人诚笃,治学勤谨。潜心学问,传道解惑,其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倒也自有一份雍容和澄明。我相信他定能守持这份平静,衷心地祝福他在学术的路上不断有所收获。

是为序。

陈继会

2010年8月于深圳大学

目 录

| | |
|---------------------------|-----|
| 序 | 陈继会 |
| 导 论 | |
| 第一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思想渊源 | 17 |
| 第一节 诠释考古学 | 19 |
| 第二节 意大利美学传统 | 24 |
| 第三节 乔伊斯的诗学 | 33 |
| 第二章 埃科文本诠释的开放性 | 39 |
| 第一节 开放的作品的诗学 | 41 |
| 第二节 信息学的视角 | 53 |
| 第三节 走向符号学—诠释学 | 59 |
| 第三章 埃科文本诠释主体的规定性 | 63 |
| 第一节 标准作者 | 65 |
| 第二节 标准读者 | 70 |
| 第三节 标准作者和标准读者：联系与意义 | 75 |
| 第四节 诠释的历史之维 | 81 |
| 第四章 埃科文本诠释的限制性 | 85 |
| 第一节 文本意图 | 87 |
| 第二节 文本诠释的标准 | 94 |

| | |
|---------------------------------|------------|
| 第三节 过度诠释..... | 103 |
| 第五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符号学策略 | 109 |
| 第一节 埃科符号学的皮尔斯之维..... | 111 |
| 第二节 三元符号诠释模式..... | 125 |
| 第六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引发的争论 | 135 |
| 第一节 罗蒂的“使用文本”..... | 137 |
| 第二节 卡勒的“过度诠释”..... | 144 |
| 第三节 丹纳讲座的意义..... | 149 |
| 第七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与小说创作 | 151 |
| 第一节 《玫瑰的名字》的诠释..... | 153 |
| 第二节 《傅科摆》的诠释性..... | 164 |
| 第三节 《波多里诺》的历史诠释..... | 173 |
| 第八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与文化批评 | 181 |
| 第一节 意大利新先锋运动..... | 183 |
| 第二节 埃科的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理论..... | 193 |
| 第三节 埃科的后现代主义..... | 208 |
| 结语 当代中国诗学视野中的埃科文本诠释理论 .. | 219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诗学视野中的翁贝托·埃科..... | 221 |
| 第二节 调停与综合: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根本精神 | 225 |
| 第三节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 | 229 |
| 主要参考文献 | 235 |
| 附录 埃科简略年谱 | 249 |
| 后记 | 253 |

导 论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①1932年1月5日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Piedmont)的亚历山大里亚小城(Alessandria),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现居米兰。埃科是一位思维极为活跃,涉猎非常广泛,效率高且多产的学者,不仅着力于理论研究和小说创作,而且还将笔触伸向文化和社会领域,包括哲学、美学、符号学、诠释学、小说创作、节目编辑、文学评论、文化批评和电影等,有研究者粗略归纳为8类52种。^②更为世人惊叹的是,埃科在其涉猎的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集学者、美学家、诠释学家、符号学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等身份为一体,可谓当代欧洲最博学的艺术家之一。英国学者迈克尔·恺撒(Michael Caesar)认为“埃科引人瞩目的不仅在于他那在理论研究和叙事创作之间跨越的能力,而且在他那能够在不同种类和层次的交流中不断进行实验、回归和修正的思想运作方式”。^③这也决定了多样性和综合性是埃科思想的主要特点,这种思想特征孕育了埃科广泛多样的兴趣,使他能够自由

① Umberto Eco,目前国内有多种译名,如“翁贝托·埃科”、“翁贝尔托·埃科”、“昂贝托·埃科”、“安贝托·埃柯”、“昂贝尔托·艾柯”、“安贝托·艾柯”、“乌蒙勃托·艾柯”、“安伯托·艾可”等,本文取“翁贝托·埃科”。

② http://www.themodernword.com/eco/eco_works.html 研究者 Porta Ludovica 将埃科的作品分为 Fiction, General Nonfiction, Language & Literary Criticism, Semiotics, Children's Books, Collaborations & Contributions, Italian Works, Bibliography 等 8 类,每类再细分,共 52 种。

③ Michael Caesar, Umberto Eco: Philosophy, Semiotics and the Work of Fi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4.

地在不同的学科、历史和社会之间悠游,进而广泛涉及中世纪哲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诠释学研究等领域,并创作出大量的小说、杂文和随笔,赢得了“在世的最伟大作家”和“当代达·芬奇”^①的美誉。

一、本书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本书是对埃科众多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文本诠释理论的研究和探讨。“诠释”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问题,“这一问题首先是由试图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这一极为大胆的想法所引起的。”^②后经由19世纪初的施莱尔马赫通过对《圣经》意义理解的自觉,建立神学诠释学,其后的狄尔泰将神学诠释学进一步普遍化和理论化,扩大为一种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方法。海德格尔则将诠释学用于分析“只有在理解中才存在的那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③,即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或此在。伽达默尔进一步发展诠释学,建立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诠释学。埃科的诠释理论无意于形而上的哲学建构,而是联系当下的美学思潮和文学批评实践,关注诠释学理论在文本、文化和社会现象之中的运作和实现。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各种批评思潮迭起、流派丛生竞舸,文学理论和批评在否定和争论的交替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强调,到“新批评”对文本语言分析的专注,再到结构主义对语言深层结构的整体关注……这些批评思潮在批判、争论、继承和吸纳的过程中交替发展,表现出一些美学共性:强调文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视文本为一个有机形式或整体,注重语言形式、语言结构的分析,把文本看作一个客观自足体,文本的任何诠释

^① 邱华栋:《翁贝托·埃科:当代达·芬奇》,《小说界》,2009年第3期,第186页。

^② [英]柯里尼:“诠释:有限与无限”,《诠释与过度诠释》(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③ [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和分析与文本之外的作者、社会、历史等因素没有任何关系。埃科的学术史从中世纪美学研究开始，毕业后又从事广播电视台文化工作，可谓从古典到先锋，其中不变的是埃科对当下美学思潮和文艺批评的关注和介入。特别是对当时席卷西方的结构主义美学思潮和批评方法，埃科保持了某种思想的独立和清醒。1962年埃科发表了专著《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 1962)，提出“开放的作品”的诗学，认为文本确有其自主性，但文本的实现有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介入，由此，也开启了埃科对“诠释”问题的持续关注。

埃科的这种思想也与当时狂飙突进的社会思潮相呼应，是社会文化思潮在美学文学领域中的体现，是当时意大利新先锋运动的重要理论推力。及至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张扬，表现在诠释学方面就是开始了接受反应理论的转向，强调读者在文本诠释过程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埃科也在1979年发表论文集《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1979)，提出“标准读者”(Model Reader)的概念，强调诠释过程中读者的积极作用和诠释协作问题。至后来，解构主义盛行，文本诠释成了一种虚无的符号游戏，诠释是自由而且无限的。针对这种“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①的现象，埃科利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的机会，提交了“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辩论题，针对解构主义对文本任意无限的拆分和诠释与罗蒂等进行争论，认为“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文本出发(其目的是对作品进行诠释)，因此它会受到文本的制约。”^②强调文本的自主性和诠释的有限性。

埃科诠释理论首先聚焦的是文本世界或艺术世界，其主要论点就是坚持文本的开放性，强调文本诠释的限制性，反对过度诠释，体现了鲜明的综合折中的色彩。表现在诠释实践中，作为诠释者应该综合考量作者、文本及其语境，在文本及文本意图的基础上坚持诠释

^① [意]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页。

^② 同上书。

的开放性,表现了埃科试图对解构诠释的规制,为诠释活动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其次,埃科将诠释理论视之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角度,积极关注当下社会、文化的各种现实,经常参与各种关于人类思想、文化、生存及人文价值的论战,紧跟时代潮流而不亦步亦趋,融会吸纳不同的思想和方法却又执着于思想的原创和独特,在当代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读者的角色》、《启示录派和综合派》、《误读》、《五个道德片断》、《密涅瓦火柴盒》和《康德与鸭嘴兽》中,埃科聚焦诠释理论的社会文化维度,把世界作为文本,将文本诠释理论的触角深入新先锋运动、大众传播和文化批评等领域,认为这些领域也表现了某种意义、某种指谓或某种可能的世界,需要通过诠释而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和深化。因此,全面梳理和展现埃科文本诠释理论,并考察其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运用,有助于把握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学理思路和实践走向,揭示其文本诠释理论的价值内涵。

进一步而言,厘清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体系和框架,有利于我们认清埃科集美学家、符号学家、诠释学家、小说家和文化批评家等身份于一体的理论视野和艺术个性,认清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回证的特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认为埃科之所以能自由穿行于多个领域,完全有赖于他的那种“贯穿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①,这在其文本诠释理论中具有最为鲜明的体现。面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埃科文本诠释理论始终对文学形式化、语言结构化、读者中心化、历史虚无化等理论保持警醒,并以特有的开放性的气度,表现出视角的独特和理论的平衡,提倡诠释的开放性,坚持诠释的限制性,反对过度诠释。更为重要的是,剖析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具体内涵,既是对大师的追寻,也是对当下的导引,因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话题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深深地触及到了‘人文价值’的问题。”^②具体到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以其强烈的实践性和相关性,对推动当代中国

① Peter Brand and Lino Pertil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98.

② [英]柯里尼:“诠释:有限与无限”,《诠释与过度诠释》,第23页。

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和价值反思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因此,深入研究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无论是对判断文学文本、艺术作品和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还是对理解埃科的哲学美学思想,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化现象和意义,以及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和创作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世界与中国:本书选题的研究现状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埃科的影响是广泛的,因而对他的研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对埃科研究的起步很早,甚至在埃科尚未获得符号学家和小说家头衔的时期,关于埃科的研究论文就不断出现,至今已达千余篇,著作也有几十种之多。国外对埃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符号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研究有:迈克尔·恺撒和彼得·哈蒙德沃斯编辑的《作家与意大利当代社会:随笔集》(Michael Caesar & Peter Hammondsworth, *Writer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Ital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1984)、美国学者特莉萨·科莱蒂的《玫瑰之命名:埃科、中世纪符号与现代理论》(Theresa Coletti, *Naming of the Rose: Eco, Medieval Signs, and Modern Theory*, 1988)、加拿大学者琳达·哈吉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与小说》(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1989)、乔安·坎农的《意大利后现代主义小说:卡尔维诺、埃科、莎沙和马莱巴的理性危机》(Joann Cannon, *Postmodern Italian Fiction: The Crisis of Reason in Calvino, Eco, Sciascia, Malerba*, 1989)、皮尔洛·古蒂尼的《意大利文学的非学院派手册》(Piero Cudini, *Manuale non scolastico di letteratura italiana*, 1992)、休恩·埃克布拉德的《〈玫瑰的名字〉的结构基础研究》(Sven Ekblad, *Studi sui sottofondi strutturali nel Nome della rosa di Umberto Eco*, 1994)、意大利博士论文《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与埃科的〈傅科摆〉:技术与超文本》(*Gravity's Rainbow di Thomas Pynchon e Il pendolo di Foucault di Umberto Eco: aspetti tecnologici e ipertestuali*)和《〈玫瑰的名字〉中的

侦探》(La detection nel Nome della rosa)等;符号学研究有:德国学者厄休拉的《迷宫的符号:埃科的文本符号学研究》(Ursula Ahlborn-Rizzuto, *Im Labyrinth der Zeichen: Zur Textsemiotik Umberto Ecos*, 1990)、美国学者丹内·格勒瓦西编辑的《来自混沌:符号学文集——献给翁贝托·埃科》(William E.Tanner & Anne Gervasi, *Out of Chaos: Semiotic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Umberto Eco*, 1992)等,都是重点介绍和研究埃科的符号学理论。

关于埃科综合研究方面的著作也较为常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特拉萨·劳拉提斯的《埃科》(De Lauretis Teresa, *Umberto Eco*, 1981),对埃科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重点在符号学和小说创作方面。罗科的《阅读埃科》(Capozzi Rocco ed. *Reading Eco: An Anthology*, 1997)主要是埃科文集的编辑,对埃科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也涉及到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但没有详细地展开。迈克尔·恺撒的《埃科论——哲学、符号学与小说作品》(Michael Caesar, *Umberto Eco—Philosophy, Semiotics and the Work of Fiction*, 1999)是埃科研究较为突出的论著,作者与埃科本人进行了对话和思想交流,论著也以其全面性和客观性成为埃科研究的权威。该书内容分为八章,对埃科开放作品的理论、文化批评理论、符号学研究、符号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在第一章“形式、诠释和开放的作品”(For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pen Work)对埃科的诠释理论和开放作品的理论做了简单介绍,在其他章节对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也有涉及,但均不详细。法国学者居勒斯·格利蒂的《埃科》(Jules Gritti, *Umberto Eco*, 1991)主要从埃科涉猎的哲学、宗教、美学、历史和文化等领域着手,全面考察埃科的思想体系和学术发展。美国学者彼得·邦达内拉的《翁贝托·埃科与开放的文本:符号学、小说和大众文化》(Peter Bondanella, *Umberto Eco: Semiotics, Fiction, Popular Culture*, 1997)是埃科研究的经典之作。彼得·邦达内拉本身是一位中世纪文化研究学者,在这点上他与埃科是同道。该书是在阅读埃科大量原始手稿的基础上,并与埃科进行思想交流和讨论的结果,论著也得到了埃科的极力认同和高度评价,作者也因此成为埃科研究的权威。彼得·邦达内拉立足于埃科的作品文本,

从中世纪美学、符号学和大众文化的视角切入,对埃科的美学、符号学和开放的艺术理论做了综合系统的研究。德国学者赫切·夏克的《埃科与诠释问题:美学、符号学与文本理论》(Helge Schalk, Umberto Eco und das Problem der Interpretation: Ästhetik, Semiotik, Textpragmatik, 2000)从符号学、美学的角度讨论埃科的美学思想、开放的文本理论等。而最为全面的是迈克·加内和尼古拉斯·加内编辑的三卷本《埃科》(Mike Gane & Nicholas Gane ed. Umberto Eco, 2005)收集了 75 篇英语世界研究埃科的论文,是研究埃科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些论文几乎涵盖了埃科所涉猎的所有学术领域,如哲学、伦理学、美学、符号学、叙事学、读者理论、诠释学、文化批评、大众传媒和小说创作,其中最多的还是对小说和符号学的研究,几乎占了收集论文的一半。涉及诠释学及相关主题的论文也有 10 多篇,不过都是借用埃科的诠释学理论和读者理论,从不同的视角介入论述,没有一种详细的和全面的诠释学理论的建构。

在亚洲,日本是较早传播、研究埃科的国家之一。1980 年池上嘉彦将埃科的《符号学理论》译介到日本,开始了埃科及其作品在日本的传播。随后,埃科的《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符号学和语言哲学》先后译介到日本。对埃科的译介传播进而促进了埃科研究在日本的兴起,1992 年池上嘉彦的《诗学与文化符号论》是日本较早研究埃科的理论著作,而篠原资明的《埃柯——符号的时空》则完全以埃科及其作品为对象,分八个部分对埃科的中世纪研究、前卫文化、符号论、小说创作等进行全方位的论述,并在第六章“抗拒赫米斯主义”谈到埃科诠释理论的过度诠释问题,其他章节也零星涉及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

总体而言,国外对埃科的学术研究视野广泛,氛围热烈:或整体全面的宏观把握,或单篇作品的具体分析,广泛涉及了埃科的各个学术兴奋点。就埃科文本诠释学理论而言,无论是专著和单篇论文都有涉及,往往表现为一种大而全的介绍,缺乏一种详细和深刻的专注;或表现为小而精,往往就诠释学理论的某个方面、某个概念进行深刻的探讨,表现一种微观的深刻和精细;或表现为小说和理论的互动,借用诠释学的某个理论,对埃科的小说进行个案研究。而就埃科

的诠释学理论展开全面的、精细的研究和阐述的论文和专著很少看到。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界虽不乏从总体上论述埃科思想的专著和论文,但专门针对其诠释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尚未见到,选题正是基于此种现状而提出的。

与埃科在西方学界声名远扬的现实情况相对应,中国学界也较早就开始了对埃科的译介和接受。1981年第5期《国外社会科学》刊载王祖望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美国学者T.谢拜奥克的讲稿《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是目前了解到的最早在国内介绍埃科符号学家身份的资料。同年的《外国文学动态》(第8期)刊载了吕同六的《意大利文坛管窥》,简单的介绍了埃科及其作品,并特别介绍了《玫瑰的名字》。1984年弋边在《译林》(第2期)“世界文坛动态”提到埃科及其小说《玫瑰的名字》,钱钟书在《管锥编》(第五册)的《管锥编增订之二》(1986)中两次提到埃科的《玫瑰的名字》,1987年闵炳君翻译埃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在《外国文学》第4至10期刊载,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也在1987年,由林泰等翻译的《玫瑰之名》由重庆出版社先行出版。1990年,埃科的符号学专著《符号学理论》由卢德平译介到中国。1993年,埃科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发表了《独角兽与龙》(Unicorn and Dragon)的演说,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埃科热”。1997年,王宇根翻译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由三联书店出版,引起中国学界的极大兴趣,是埃科在中国引用率最高的学术著作。2007年3月,埃科再次应邀来到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古典战争和后现代战争》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听众的关注,掀起了中国“埃科热”的第二次浪潮。至目前,埃科已有《玫瑰的名字》(1988)、《符号学理论》(1990)、《诠释与过度诠释》(1997)、《昨日之岛》(2001)、《全球化中的语言交流问题》^①(2002)、《傅科摆》(2003)、《大学生如何写毕业论文》(2003)、《带着鲑鱼去旅行》(2005)、《开放的作品》(2005)、《悠游小说林》(2005)、《符号学与语言哲学》(2006)、《误读》(2006)、《美的历史》(2007)、《波多里诺》(2007)、

^① 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0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